

青海

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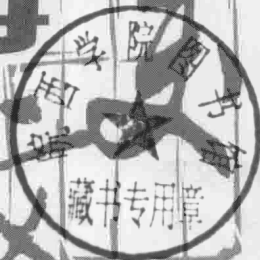
选

祁建青 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 文学 选



祁建青
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海美文选 / 祁建青主编.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5-04493-4

I. ①青… II. ①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2316 号

青海美文选

祁建青 主编

出 版 人 樊原成
责任编辑 戴发望 亓 奕
装帧设计 薛建华
责任印制 巢世武 陆玉梅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宁德隆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 / 16
印 张 20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25-04493-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写在江源大地上的集体记忆

(序)

班 果

2012年行将结束的时候，由青海省散文报告文学学会编纂的散文选本《青海美文选》与我们的目光相遇。在这个繁荣文化持续升温的年份，它无疑是收获丰盛的青海文坛成熟的又一枚鲜亮的果实。60余篇作品从不同方向，穿越物欲时代的浮躁与喧闹，仿佛闪耀在天际的灯盏，照亮了人们心灵跋涉的路途，她携带青海大地的山川形胜、人文景观的斑斓多姿，成为了江源大地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方面，这些或庄严沉雄、或诗意深情，裹挟着思想光影与心灵之声的文字，同时印证了一个在高大陆上掘进羽翼渐丰的散文创作团队成长的历程。

“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散文从诞生起就贵在表达真实的思想与情感，这也是散文文体跨越悠远时光，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缘由所在。从先秦诸子到唐宋八大家，从晚清的“报章体”再到五四新文学的“闲话风”、“独语体”，那些经过岁月磨蚀依然熠熠闪光的名篇经典，莫不散发出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真情实感，以及与写作者的人格操守密切相连的独立品质与自由精神。就中国当

代散文的发展而言，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盛衰起伏、潮汐涨落之后，进入到上世纪 90 年代，散文创作空前繁盛，“文化散文”、“生活化散文”、“女性散文”等多种类型散文横空出世，将散文园地装扮得花团锦簇，而且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加入了这个行列，不计其数的作品充斥各种报刊杂志，摆满了大小书店，令读者眼花缭乱。当然，其中不乏有为追逐商业利益制造的媚俗平庸的散文赝品，但更多赢得大众欢迎的还是那些传达真性情的创作。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一代新生力量正在凭借他们不俗的实力，从曾经虚假的散文模式中突围了出来，将散文回归到最诚实的写作立场。他们的探索与实践，也引领了我们的散文创作。

青海虽然位于偏远之地，却是“文化梦想的高原”。它神奇、丰富、充满想象，多彩迷人的文化永远是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近几年来，我省的文学创作在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已呈万物竞萌，百花齐放之势。单就散文创作，一些重要奖项、国家期刊、年度选本，也陆续显露青海作家的面孔。也许，与名家荟萃的文化大省相比，我们的光芒还不够耀眼，但有这样一群与散文结缘的人们，在高寒地带专注执着地跋涉，这种文学或者文化上的意义终究能够灿然夺目。

曾经有人问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你为什么要冒险？”马洛里回答：“因为山在那里。”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散文作家，那就是——因为我们热爱散文。

2012 年 8 月 20 日

QINGHAI MEIWEN XUAN 目录

- 央依草原一日◆王文泸 //1
- 刻骨铭心的土地◆王贵如 //7
- 在骏马和茶叶之间◆祁建青 //12
- 漫话昌耀◆风 马 //17
- 注视我生长的城市◆唐 涓 //22
- 雪 域◆武玉嶂 //27
- 土族新娘的喜泪◆肖 黛 //31
- 在丹阳城◆吕 霞 //37
- 丹霞中的秘密◆耿占坤 //40
- 大 墩 岭◆海 桀 //44
- 可可西里的秋云笼罩在疾驰的车窗◆马钧 //50
- 沿着河流◆马海轶 //54
- 远去的羊皮筏◆李晓伟 //60
- 草原散记◆李向宁 //64
- 玛可河的鱼◆刘会彬 //69

目录 QINGHAI MEI WEN XUAN

大河在尕玛羊曲以下◆野 鹰 //75

柔软的石头◆龙仁青 //80

父亲的履历表◆葛建中 //84

倏忽间草原光影◆赵秋玲 //89

看山◆王文中 //95

文成公主走过的地方◆王永昌 //98

永远的梦,海心山◆辛 茜 //102

西宁——三四个月的天堂◆马 非 //109

都兰:青藏线上的生命颂辞◆郭建强 //112

沉默的母亲◆原上草 //117

我的喇嘛朋友(外一篇)◆哇德玛赛让 //123

夏都西宁之热◆尹俊弢 //127

浪士当以北◆周存云 //133

唐古拉山的经幡◆高 宁 //136

红谷地,绿黄河◆张 翔 //140

QINGHAI MEIWEN XUAN 目录

- 想起娘拉◆方中元 //144
- 苍崖遗迹何处寻◆靳育德 //149
- 大湖之魂◆刘 水 //153
- 玛多:至纯至洁的天上人间◆莫自才 //155
- 三十一朵雪莲◆董 明 //161
- 山里的日子◆彭 康 //166
- 艺之殇◆曹建川 //169
- 生于西宁◆刘士忠 //175
- 东峡的秋天(外一篇)◆陈有仓 //182
- 静静的麦秀◆贾文清 //186
- 黛青色的远山◆王丽一 //191
- 金色河谷◆李万华 //194
- 车行拉脊山◆雪 归 //199
- 在青山绿水间行走◆才 登 //203
- 马 灯◆朱立新 //208

目录 QINGHAI MEIWEN XUAN

- 思念母亲◆吴解勋 //212
- 凭吊东川话赵掾◆罗子云 //217
- 拜谒柳湾◆茹孝宏 //221
- 梦萦松花顶◆蓟荣孝 //226
- 天边的沱沱河◆刘玉虎 //231
- 最后那片胡杨林◆董得红 //236
- 青藏高原上遗失的文明◆赵春生 //242
- 车过坎垄沟◆杨全玮 //249
- 闪烁在记忆星空的亮光◆张建青 //252
- 清水湾◆佩 夫 //255
- 乡村写意◆东永学 //261
- 沉思的马阴山◆徐文衍 //266
- 高原茶香溢昆仑◆臧 莉 //269
- 晌盒、口细和牛头坝◆秦 娥 //274
- 木楼遐想◆柳小霞 //280

QINGHAI MEIWEN XUAN 目录

溶进农事的庄稼人◆胡跃岗 //285

平爽的石头◆冯文超 //288

在荒芜和沉寂的土地上◆施建华 //291

半山半水半书窗◆李成虎 //294

青茶记忆◆冶生福 //299

跋◆祁建青 //307

央依草原一日

王文沪

八月未尽，青南草原上秋意早生。阳光明亮而不灼人，牧草绿得深沉。短暂的雨季过去，空气的透明度高了，不用望远镜也能看清极远的山坡上像旌旗一样飘动着的经幡。

草原安静如画。

吉普车颠簸了许久，还没遇到行人，单调和口渴使车内的谈话稀落下来。我正在寻找一个新的话题，忽觉视野中有点异样，几乎是同时，大家都发现远处的黛绿中依稀闪出一抹粉白，像是一段围墙，精神立刻一振：也许能找到水喝了。

白墙围成的一个正方形大院简陋而寂寞地摆在草原上，像是被外星人遗弃的一个玩具。袅袅的钟声告诉我们，这是一所学校。

果然有一群孩子在大院门口玩耍。他们一见汽车，立刻像一群鸟一样飞过来，又追随着汽车一直跑到校门口，大口地喘着气，锐利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汽车和从车上走下来的人。他们的眼睛又大又明亮。我发现草原上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是小眼睛的。

有个跛脚的男孩跑到汽车前边，大胆地摸了一下汽车的前灯。我的同伴用藏语告诉他们：我们想要点水喝。他们不答，转身飞进大院。很快，门口出现了一个中年汉子。他迈着长期骑马的人才有的那种罗圈步态，匆匆地迎了上来，并且老远就

伸出双手，露出一口耀眼的白牙。

浑圆而硕大的头颅，粗短的脖颈，把旧军便服绷得鼓鼓囊囊的体魄，孩子般的微笑，这一切，立刻让我想起美国那位外号叫“暴风雪”的重量级拳手。

我们的要求得到了爽快的答应。汉子一边“哑、哑”地连声答应，一边用手势请我们进去。

学生很少，长满了蕨麻草的操场像草原一样空旷。在同样空旷的办公室坐定，“暴风雪”立刻吩咐几个年轻的教师生火烧茶。

客人的到来显然给这所寂寞的学校注入了一点兴奋，教师们在擦拭桌椅、拾掇茶具时动作都很轻捷，相互说话时声音轻得像耳语。

“暴风雪”并不问我们是何许人，以及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他用粗硬的手指头笨拙地撕开香烟盒的封口，给客人递烟，然后坐下来，憨憨地笑着，等着我们开口，倒好像我们是主人，而他是过路的客人似的。

于是我们就询问，他用生硬的汉语和丰富的手势回答。我们很快就明白：这片草原叫央依，这所学校是央依的五个牧业村集资联办的寄宿小学，有四十来个学生、五六个教师，他是央卓村的党支部书记，兼任学校的行政校长，主要管孩子们的吃喝起居。

他的名字正好与他的体魄相般配：华沃加（好汉）。

谈话间奶茶已经烧好。一位满头鬈发、像姑娘一样腼腆的小伙子提起巨大的铜茶壶往龙碗里斟茶，华沃加一碗一碗地给客人递送。小巧的龙碗在他的巨手中愈显秀气。他的手臂每弯曲一次，衣服袖子就被隆起的三角肌和肱二头肌绷紧一次。这使我又一次想起拳击场。

华沃加用半生不熟的汉话说：“这个学校，新新的学校。今天一周年。远天远地，客人不来，你们来得好，今天不走明天走。”

我们这才注意到学校里窗明几净。院子中央的旗杆上除了五星红旗，还系着三色哈达。

我们感谢华沃加的好意，并告诉他，今天必须走。

“啊呀呀，就一天嘛，学校一周年。”华沃加请求着，语气里透出失望，“实话要走吗？哑。那好，饭一个吃了再走。远天远地，今天一周年。”

说完，他起身叫过来两个青年教师，用藏语吩咐着什么。我只听懂了两个词儿：“……图华（绳子）……娄（羊）……”

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我们已经不是单纯的过路人了。寂寞的学校和寂寞的校长要把一种迫切的情绪倾注给我们。可是，两手空空，用什么来表达对这所草原小学庆典的祝贺呢？

我们小声合计了一下，决定打发司机小鲁到三十公里外的一个供销社去采办点礼物。

华沃加察觉了我们的意图，一把攥住了正要往外溜的小鲁。身强力壮的小鲁在他手上轻如草人，只略略一按，便被定在了椅子上。

“尼玛扎西——罗藏——”华沃加扭头朝院子里喊叫，又用藏语吩咐了一句什么。

“哦哑——”随着欢快的应答，立刻有两个孩子朝院门口跑过去，关上了吱扭作响的铁大门，并且上了锁。我们被“软禁”起来了。

不大工夫，血肠、肉肠、肝片和手抓肉一盘一盘地端了上来，正是秋高草肥的季节，羊肉鲜美绝伦。

华沃加不失时机地端起了酒碟，并用眼睛睃了睃那位有着鬈发的青年教师。对方立即会意，赶上前来，一手捂着脸颊，用有些腼腆的男高音唱起了祝酒曲。在每一曲的末尾，小伙子和姑娘们都大声地应和：“拉索——”

这种高雅的敬酒方式的确比揪着耳朵硬灌合情得多，它使人觉得坚辞、推托和耍滑不仅缺少人性而且愚不可及。

华沃加兴奋得满面红光，似乎他所期待的就是这种气氛。

“你们今天不走了吧？”华沃加又一次提出请求。他已经接连喝了我们每人回敬的四杯酒，额头上沁出了汗珠。“学校一周年，我们啥都不缺，就缺客人。”

我们一再向他解释，今天再晚也得赶到县城，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华沃加失望地点点头：“哑，那好。”

已经吃饱喝足了，可是饭菜还在上，藏式包子、水油饼、用蕨麻和大米煮的“泽尔登”。

我提议先到学校外面的草库仑散散步，回来再吃，华沃加立即同意：“哑哑。”

步一个散，好。反正肚子跑不掉。”

这片草库仑是央依的秋季草场，畜群还没有进入。长了一春一夏的紫穗冰草和披碱草高可没膝，散发着淡淡的苦香。浅红的草浪从脚下开始，以一种恣肆汪洋的气势涌向天边，在那里弥漫成腥红的梦幻。此时红日即将沉没，草浪上流动着一些水银似的光华，像闪闪的高原湖泊。

我给同伴说，要是在这里扎一顶白布帐篷躺进去，在醉意朦胧中倾听夜风拍打草浪的声音，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华沃加立刻站住，他的眼睛在暮色中灼灼闪光：“帐房吗？这个容易，实话，拌炒面一样。你们不走了吧？就一天嘛。”

同伴们让我拿主意。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多少真正该做的事情都因为懒惰、苟且或平庸的盘算而耽搁，难道，为了眼前这份千金难买的一腔热忱，不能心甘情愿地再耽搁一次吗？

白布帐篷像艘船，一搭成，草原立刻有了波光粼粼的感觉。华沃加兴奋地迈动着罗圈腿，和小伙子们一起往来搬运，拿来几条毛毡和两大捆新的军用被子。收拾停当，薄如蝉翼的天幕上刚刚闪出几颗金黄的星星。

烛光不甚亮，却很温暖。视野里一切多余的东西都被黑暗抹去，每一张面孔都显出柔和纯净。

话渐渐稠起来。酒一杯一杯地下肚，心扉一扇一扇地畅开。大家似乎都意识到，原来说话也能使人入迷——当它不带任何动机、不做任何装饰时。无话时，便一起倾听晚风轻轻拍打帐篷，看着彼此模糊的脸，在静默中享受一种物我两忘、天人一体的境界。

华沃加始终处在微醺状态，似乎再喝多少都无所谓。我们请他唱一曲“拉伊”，他用巴掌擦去嘴巴上的酒，用低沉的、略带沙哑的男低音唱起来。出人意料的是，他唱的并不是“拉伊”，而是我们遗忘已久的一首歌《雄伟的井冈山》。唱得字乖腔谬，但很动情。我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唱这首歌曲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却明白自己无意中又犯了一个认识上的错误——在此之前，我其实一直用惯常的逻辑和经验解读眼前的这位牧民。

谈话中，才知道他读过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放弃了工作的机会，坚决回草

原当了牧民。

“这是为什么？”我们问。

“为了自由。”华沃加平静地回答，随即眯着眼睛微笑了，“实话，为了自由。”

我开始觉得此人身上有一些不可捉摸的东西。问及他的家庭，坐在他身旁的教师罗巴抢先回答：“没说头！婆娘娃娃都漂亮。洗衣机啦，大彩电啦，早就用上了，去年又……”

“那个算什么？坛坛罐罐是哩。”拳击手的大手在空中不屑地一挥，打断了罗巴的话。他的眼睛忽然发亮，“我，两件宝有哩——好马、快刀！我座山雕就是。”

说罢，仰天大笑。硕壮的身体和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笑声中振动。

我顷刻之间领悟到一个道理：任何现代化的东西都不能取代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爱好。因为，前者仅仅体现着实用价值，后者却体现着人的灵魂。

夜既深，他安顿我们睡下，这才迈着罗圈腿摇摇晃晃地离去。

后半夜，下雨了。帐篷里立即涌进甜甜的土腥味儿和青草味儿。沉重的雨点紧一阵松一阵，在见水后收缩得很紧的帆布帐篷上敲打出花哨的鼓点，固定帐篷的四根绳子发出大提琴般的嗡嗡声。听着这奇妙的天籁，我睡意全消，华沃加又一次闯入心头。他的形象已经变得复杂起来。他是个牧人，但又不是用“牧人”这个简单的概念可以诠释的人。他对生活的取舍，他的处世态度，都包含着常人难以窥测的堂奥。也许，他就是一部哲学，我不过读了一两页，虽觉意味无穷但又不可索解……

思维像匆匆流淌的小溪，在什么地方堵塞了一下，找不到出路了。睡意再次淹没了我的。

一觉醒来时，阳光已经射进帐篷。草尖上闪着清亮得叫人心疼的露珠。华沃加带着他的两件宝，刚刚来到帐篷门口。膝盖以下的裤子都被露水打湿了。

刀其实是我常见的藏式长腰刀，不同的是刀把上除了嵌有紫铜纽丝外还镶嵌着七颗玛瑙，像七颗新摘的红樱桃。

而枣骝马果然神骏不凡。它轻快地在草地倒动着四蹄，把嚼铁咬得唧唧作响，

紫玉似的眼睛也斜着生人。它身上有一种机敏、凶狠和高贵的气质。我相信，任何一个会骑马的人，看见它，都会产生升腾的欲望。

我决意在华沃加的帮助下跨上这四匹马撒一趟子，但没有成功。每次，脚尖还没碰到马镫它就闪开，并且抬起前蹄示威。看来它只认自己的主人。

告别时我对华沃加说：“没想到在央依草原过了一天共产主义的生活。”

华沃加狡黠地笑了：“共产主义？你说的土豆烧牛肉不是吧？”

汽车上路后，华沃加骑着他那匹风驰电掣的马送了好远。隔着车窗，我们听见放羊的孩子尖厉的呼叫。我知道，他们是为汽车后边的勇士和他的坐骑欢呼；他们是为一种十分古老、却又永远年轻的精神欢呼。

我们再次停下来，请他回去。华沃加竭力勒住团团打转的马，高声答应：“哦哑。明年再来，共产主义有哩，实话！”

刻骨铭心的土地

王贵如

四十年前我进海西的时候，天上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望着雨雾迷蒙中空旷的草原、寥落的帐房，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这就是我今后的安身立命之所吗？我能在这里安下身又安下心吗？

那时，青海在很多内地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很遥远、很落后、很荒凉的地方。一听说我学校毕业被分到了青海，家人、亲戚、朋友、同学都深感遗憾：“怎么就分到青海去了呢！”也许是怕我太难过，随后就又补充道：“既然定了，那就去吧！过几年再调回来。”

我是在人们惋惜和担忧的目光中，来到青海的。先是在驻军某部的农场劳动锻炼了一年多，接着又被分配到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工作。除了高寒、缺氧等青藏高原共有的特征外，海西当时留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干旱而且多风。这里一年四季很少下雨，不少地方是荒漠、半荒漠类型的草原和大漠戈壁，蒸发量远远大于降雨量，干燥得仿佛划一根火柴，空气立时就能着起来似的。春节过后到五月上旬，差不多天天刮风，风一刮起来，往往又大又猛，从中午一直刮到天黑，飞沙走石，昏天黑地，有时甚至还发出尖厉的呼啸，叫得人心里怪难受的。

领教了自然环境的严酷，接下来还须直面物质生活上的诸多难题。虽然州府所在地德令哈的城镇人口并不多，但在当时僵硬的体制和住房政策束缚之下，各单位